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初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8冊

先秦儒家詩教研究

林 耀 潏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先秦儒家詩教研究／林耀潏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序 2+ 目 4+18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第 8 冊）

ISBN：978-986-6657-80-1（精裝）

1. 詩經 2. 儒家 3. 注釋 4. 研究考訂

831.18

97016009

ISBN - 978-986-6657-80-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6657-80-1

先秦儒家詩教研究

作 者 林耀潏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先秦儒家詩教研究

林耀潏 著

作者簡介

林耀潏，1960年生，臺北縣貢寮鄉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198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1985）、博士（1995）。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著有《先秦儒家詩教研究》、《西漢三家詩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及學術論文數十篇。研究專長是《詩經》學及儒學。近年來，計發表臺灣儒學論文六篇。近二年來因執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已完成實用中文論文四篇。總體而言，主要的研究領域是《詩經》學及儒學。

提 要

本論文以「先秦儒家詩教研究」為題，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詩教之意義。旨在闡明詩教之義及儒家特重詩教之因。此章分四節。

第一節，由《詩經》之成書以論詩教之義。

第二節，由詩經之內容以論詩教之義。

第三節，在說明詩教之二層意義，乃全篇論文之綱維：「禮樂用途之詩教」即詩、禮、樂三者相需為用之詩教，此第二章第一、二節所述者；「義理用途之詩教」即僅取詩意以說之詩教，此第二章第三、四節及第三、四、五章所述者也。

第四節，由孔子教人先以詩、諸家與儒家相較，及儒家六經之學以《詩經》為重為要三端，以說儒家之特重詩教。

第二章周代詩之運用與詩教。旨在探驪詩教之大本源。此章分四節。

第一節，論典禮用詩與詩教之關係。

第二節，論賦詩言志與詩教之關係。

第三節，論獻詩陳志與詩教之關係。

第四節，論言語引詩與詩教之關係。詩為義理之府，可以導廣顯德，耀明人志，故言語中多引之，或引詩以論人，或引詩以論事，或引詩以證言，無不條達情義，至其引用之方式則有直用詩義、引申詩義、斷章取義及引詩譬喻四種；殆為孟、荀以下「著述引詩」之先河，關乎詩教極大。

第三章孔子之詩教。旨在闡發孔子詩教之體、詩教之用及詩教之效。此章分五節。

第一節，在說明孔子詩教之體為「思無邪」：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教之體，於此見之，其大義則可分二端言之，一曰重真情流露，自然質樸之表達；二曰重歸於人類性情之正；本節復對漢儒之「以刺諱淫」及宋儒之「以淫為戒」，有所駁正，以為葩經一書無所謂「淫詩」者也。

第二節，在析論孔子興觀群怨之詩教。

第三節，在析論事父事君之詩教。

第四節，闡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之詩教意義，一為作為比興之興，一為增益博物知識，而實以道德教化為本，知識之學殆為緒餘耳。第二節至第四節所述乃孔子詩教之用。

第五節，在釐清詩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之確切意義：以為溫柔敦厚而不愚有二層性質，一為婉曲不直言，一為憤而不失其正，以前者為常，以後者為變，而變之所以生，由於「政治上之大利大害」及「禮教上之大大非」，明乎此，方足以言「不愚」。此詩教之效。

第四章孟子之詩教。此章分三節。

第一節，以孟子性善說之論據以明以意逆志之義，殆以讀詩者之意逆作詩者之志，常可得詩之本旨，此孟子說《北山》、《凱風》、《小弁》三詩之正確運用也。

第二節，在說明孟子所以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者，以其有「知人論世」之認識也，復以「知人論世」之法論詩篇之作者及時代。

第三節，在闡述孟子詩教之大宗乃為「以詩證學」，故雖有「以意逆志」及「知人論世」之矩矱，而不免亂斷詩意者，以其牽於己之性善學說及王道思想也。

第五章荀子之詩教。旨在由荀子之論詩及引詩以探尋其詩教之義。此章分二節。

第一節，由荀子之論詩以論其詩教之義，厥有三者，一曰隆禮義而殺詩書，二曰詩為中聲之所止，三曰詩言聖道之志。

第二節，由荀子之引詩以論其詩教之義：荀子以為「詩書故而不切」，無統類可尋，故貶抑之，然由其引詩觀之，亦似有統類可尋者，考察之，厥有七者：論勸學、論專壹、論慎身、論君子之德、論禮儀之重要、論仁人用國之效、論生無所息。此其大較也。

第六章結論。旨在言當代「文學之詩經」之獨盛，「經學之詩經」之偏枯，而思有以濟之也。蓋由《詩經》之成書、內容、運用及儒家巨擘之論說觀之，《詩經》本始即具教化意義，近人斥道德為落伍者，乃未見《詩經》之源頭活水也。

自序

五四以還，舊學中衰，西潮東漸之餘，吾國學者始而疑古，繼而輕己，竟於吾縣縣之文化，棄之如敝屣，其研究《詩經》，競闢新境，而不能免於譁眾取寵，立異標新，以社會學研究者有之，以民俗學研究者有之，以性心理學研究者亦有之，遂視先秦之說詩爲芻狗，以毛鄭之解詩爲糟粕，苟有以道德教化論詩，則群起而嗤之，以爲科學文明之世，仁義道德之說已落伍矣。余於斯等新奇之論，始而驚之，終而疑之，常忖思：果科學文明之世，人類社會即不需仁義道德者乎！前人之說詩，爲不足珍之敝帚乎！

余研讀《詩經》既久，窮思苦索，覺此等論說，多悖真理。蓋吾人由《詩經》之成書、內容及太史、孔子之整理訂定觀之，莫不有教化之義存焉；由周代對《詩經》之運用及由孔、孟、荀之所論觀之，亦莫不有教諭之深旨。探本尋源，《詩經》乃以道德教化始，余固樂見以各種觀點研究《詩經》，然沿波討源，《詩經》研究亦必以道德教化爲歸也。

有「自然之真實」，有「道德之真實」，自然真實者，人類不能已之食色欲望也；道德真實者，人類求群居協和平治之嚮企也；人不能止於一「自然人」，需更有「道德人」之踐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發乎情，所以滿足自然之真實，止乎禮義，所以不踰越道德之矩範，而體現道德之真實也。〈易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修辭立乎誠。」葩經所載，直抒胸臆，乃真情之流露，又不失其情性之正，明乎此，則漢儒「以刺諱淫」、宋儒「以淫爲戒」雖有偏失，近人之以道德仁義之詩教爲詬者，尤知今而不知古，故《詩經》足以鼓天下之動，非惟其辭而已也。

余秉此自信，遂敢以「先秦儒家詩教研究」爲題，撰爲斯篇。首章言詩教之意義，由《詩經》之成書、內容而觀其詩教之義，並述詩教「禮樂用途」及「義理用途」之二層意義，復言儒家特重詩教之因。次章言周代詩之運用與詩教之關係，以明詩在先秦確有禮樂教化之用途。三章以下，分述孔子、孟子、荀子之詩教，綱舉目張，先秦儒家巨擘詩教之義，概見乎此。末章結論，言《詩經》本始卽具教化之義，遂爲信而有徵矣。

余撰斯篇，歸納與演繹兼用，綜合與分析並施，引證則特重《詩經》本文及《論語》、《孟子》、《荀子》，旁及《左傳》、《國語》、《儀禮》等上古之典籍，漢宋以下諸儒及今人之說，亦多有採擇，要在不泥於今古，而衡之於實理耳。

余之草就此篇，雖殫精竭慮，數易其稿，然才識駑鈍，力不迫心之處所在多有，唯望海內賢達、高明長者有以教之。撰寫期間，多蒙杜師 松柏之殷殷指導，點化匡正，方得成此學步之作，今後但求夕惕若厲，孜勉志學，以報浩蕩之師恩耳。攻讀研究所期間，諸師長先進，不棄愚魯，時予提攜慰勉，尤所銘感。高堂慈親，三年來之督教憂勞，中夜思之，幾欲漚然。同門諸友之砥礪鞭策，獲益亦多。凡此種種，亦何敢忘。斯篇之成，或有一愚之得，尙不足報諸師長親友之情於萬一也。

林耀潏謹誌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



目 次

第一章 詩教之意義	1
第一節 由《詩經》之成書論詩教	1
一、采 詩	2
二、獻 詩	5
第二節 由《詩經》之內容論詩教	10
一、重視夫婦之際，教導倫常大節	12
二、贊頌農桑事功，告誡稼穡艱難	15
三、祭天配以先祖，訓誨慎遠情操	16
四、追述祖先歷史，則效開拓精神	19
五、內華夏外夷狄，蘊涵春秋大義	22
六、天神信仰式微，人文思想肇興	24
第三節 詩教之二層意義	26
一、禮樂用途之詩教	27
二、義理用途之詩教	31
第四節 儒家特以詩爲教	32
第二章 周代詩之運用與詩教	39
第一節 論典禮用詩與詩教	40
一、明見於《詩經》本文者	40
二、見於《儀禮》所記載者	46
第二節 論賦詩言志與詩教	51
一、斷章取義	55
二、就詩取喻	59

第三節 論獻詩陳志與詩教	60
一、諷 刺	64
二、頌 美	68
三、自 傲	71
第四節 論言語引詩與詩教	73
一、直用詩義	74
二、引申詩義	75
三、斷章取義	76
四、引詩譬喻	79
第三章 孔子之詩教	81
第一節 「思無邪」	82
一、「思無邪」之大義	82
(一) 重真情流露，自然質樸之表達	82
(二) 重歸於人類情性之正	84
二、後儒對「思無邪」說之誤解	85
第二節 興觀群怨	89
一、詩可以興	90
(一) 作詩之興及讀詩之興同繫於情	91
(二) 孔門學詩偏重讀詩之興	93
二、詩可以觀	95
(一) 觀風俗之盛衰	95
(二) 觀政治之良窳	99
(三) 觀周代生活之概況	101
三、詩可以群	103
(一)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103
(二) 鳥鳴嚶嚶，求其友聲	104
四、詩可以怨	105
(一) 家國之怨	106
(二) 行役之怨	108
(三) 棄婦之怨	109
第三節 事父事君	112
一、邇之事父	112
二、遠之事君	117
(一) 發揮仁心，顧念微賤	118
(二) 忠於職守，靖恭其位	118

(三) 佈其肝膽，勇於勸諫	119
第四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120
一、作為比興之資	120
二、增益博物知識	123
第五節 溫柔敦厚而不愚	124
第四章 孟子之詩教	133
第一節 以意逆志	134
第二節 知人論世	139
第三節 以詩證學	146
第五章 荀子之詩教	153
第一節 由論詩論詩教	154
一、隆禮義而殺詩書	154
二、詩者中聲之所止	156
三、詩言聖道之志	158
第二節 由引詩論詩教	159
一、有統類可尋者	159
(一) 論勸學	159
(二) 論專壹	160
(三) 論慎身	161
(四) 論禮儀之重要	163
(五) 論君子之德	164
(六) 論仁人用國之效	165
(七) 論生無所息	166
二、無統類可尋者	167
第六章 結 論	169
附錄：康曉城《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商榷	175
主要參考書目	181

第一章 詩教之意義

《詩經》爲六經之一，今文學家並以之爲《六經》之首，由是書，吾國上古之社會民情、禮樂制度、風俗教化可得而觀，匪止於一文學作品，以此；其列經部，並居《六經》之首，亦以此。

吾國自古即一重詩教之民族，以詩教薰炙之下，培成愛好和平、溫柔敦厚之民族性。本章由《詩經》之成書、內容二端，論其教化之意義。而郊廟祭祀、宴饗賓客，必奏詩樂以成禮，此詩、禮、樂三者相需爲用之狀也，即其後，詩脫離禮樂，僅以詩辭美刺諷諭爲教，然三者合一之時，亦詩教也，本章將述此詩教之二層意義。儒家乃一重人文禮樂化成之宗派，較諸先秦各家，若泰山之於培塿，江海之於行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故先申論先秦儒家詩教之起。以見吾文化之源流。

第一節 由《詩經》之成書論詩教

詩三百篇之成書，有采詩、獻詩二種。〈國風〉多由采詩而得，以其多屬民歌之故也，〈雅〉、〈頌〉多用之宗廟朝廷，乃士大夫所獻也。古者聖王之所以不出戶牖而盡知天下所苦樂，不下堂而知四方之風教者，蓋閭巷之歌，性情之唱，征夫思婦之作，小民賤隸之辭，得上達也。而太師陳其詩，比其音，使天子得以觀民風，探民情，恤民隱，察民瘼，知民之所需，然後施政，以勸善懲惡而民嚮化也。至若在廟堂之位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士人大夫憫朝政之陵夷，視國君之所爲，中心或喜或悼，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又不能不佈肝膽，獻忠心，此獻詩以諫之所繇也。

一、采 詩

夫采詩之說首見《左氏》襄公十四年傳、師曠對晉侯語：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杜預注：「逸書：適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孔穎達《正義》云：「此在《胤征》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

又《尚書大傳》：

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註1〕

又《禮記·王制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見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又《周禮·春官·小行人職》曰：

使通四方……如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上引諸條，雖未明言「采詩」，然《左傳》之「適人以木鐸徇於路。」至「諫失常也。」杜預注謂「適人即行人之官；徇于路，求歌謠之言。」至爲可信，且上文明言「瞽爲詩」，瞽乃樂工之稱，能爲詩，非能作詩也，能演奏唱誦也，奏誦適人所采之詩也。夫如是天子得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註2〕《左傳》適人即《周禮》之小行人，亦即《漢書》之行人，同爲采風問俗之官也。《尚書大傳》、《禮記·王制》所言「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詩之制，更昭然可見，太師必先得諸采詩而後可陳觀也。《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正義》云：「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

〔註1〕《白虎通·巡守篇》引。

〔註2〕《詩大序》。

謂之〈召南〉。」《毛詩正義》云：「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乃知天子巡狩，其旨在於觀國之風俗，以作發政施仁之依據。而民間之詩，又爲徑情直發之作，無所飾隱，最足以知人心之哀樂、政教之宜否、風俗之情況。是以《漢書·藝文志》云：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雖文有增飾，亦據古事近情理，蓋知一國及天下之民情以後，必繼以興革之政治措施也。同書〈食貨志〉云：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數，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所云又更詳備，縱有出於推想者，然非無據之言，蓋根柢於《左傳》、《尚書大傳》、《周禮》。太師所以能陳詩，必待采詩或獻詩，然後方能協比音律，聞於天子也。

《公羊》宣公十五年傳何休注：

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註3〕

是何休之注，亦近於〈食貨志〉所云，不云采詩之官，而云以年老無子之男女充當，意謂如是方可采輯周備也。

劉歆〈與楊雄從取方言書〉中云：

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采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邾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其文者。

楊雄答書云：

嘗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奏言。

楊雄之言，不能無疑者，蓋周秦破敗之後，何以所藏反入於偏僻之蜀中？

《華陽國志》：

〔註3〕「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下注。

林閭，字翁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軒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而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註4）

是可釋吾人之疑矣，蓋楊子《方言》，苟無此憑藉，則不能成其為不朽之作矣。

以上所引，或明言「采詩」，或稱「求詩」、「求僮謠」、或言「考風雅」，名稱雖殊，要之，在采民間詩謠，以為天子聽政正風之資。史跡斑斑可考，古有采詩之制，不容置疑，然有故作異說，以為采詩之說乃出自後人臆度者，其中最著者莫如崔述，其通論十三國風言太史采風之說不可信，總其所論，約歸三點，茲辨析如後：

（1）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行巡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讀風偶識》）

按克商之時，固已有詩作，然而，此時作詩之風未盛，觀王國維之金文著錄表列近代出土之宗周彝器，不下數千之眾，而容庚《金文編》，卻無「詩」一字，可見詩作尚未流行，且其時之詩又多限於雅頌之類，專供朝廷宗廟燕饗祭祀之用，乃貴族文人之專產品，若夫民間之作，可謂極少。而犬戎入鎬，平王東遷，部分又散逸，則前期作品寡而後期作品眾，固必然之事也。且後期文人得前期作品之感染，承受其藝術遺產，創作量必大增。而崔氏所謂「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為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益可證前寡後眾，乃合理之現象。

（2）周之諸侯國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

按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乃見載於《讀史方輿紀要》，謂武王觀兵，有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尚餘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諸侯更相吞滅，其見於春秋經傳者凡百餘國，而會盟征伐，章章可紀者，實止十四君。其言千八百國，於《左傳》無稽，他書未載，殊不足深信。《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傳成鱣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是武王第一次封建僅有五十五國。《荀子·儒效篇》謂：「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是周公二次封建僅有七十一國。《春秋大事表》所載並古國合計二百有九。可見千八百之數，殊無徵驗。近

〔註4〕卷十上，蜀郡士女三。

人童世亨作《歷代州域形勢通論》，將春秋書中之一百多國，鈔列一處，已見其地域之微少，若將千八百國置於江河之間，則一國之地恐不及今之鄉鎮，其較偏遠之淺化部落，此時尚無文化，縱有一二歌謠，恐亦并入鄰近之大國矣。且風詩雖僅採自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二國，然已包有雍、冀、豫、青、兗五州，二南之詩又涉及荊州，佔周代國土已八分有六，益以王風，十五國風正足以代表周代各地歌謠矣。

(3) 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獨不見有采詩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

按《左氏》襄公十四年傳曾明引〈夏書〉「適人以木鐸徇于路」一語，而上文又有「瞽爲詩」等語，則適人乃采詩之官，其言至明，何得言《左傳》無載？而春秋不見有采詩之使，以其時王者之迹已熄，而輶軒之制早付闕如也。

雖然，崔氏力詆采詩之不足信，其通論二南中卻云：「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爲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來，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讀風偶識》）是亦主采詩之說矣，何前後之矛盾耶？據上所述，古有采詩之事，乃確鑿無疑矣。

二、獻 詩

《毛詩·卷阿》傳：「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所謂獻詩陳志，不外諷與頌，亦即美刺得失也。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誼。」方玉潤《詩經原始》：「此詩家父刺師尹也。」又如〈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詩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詩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復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詩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上舉三例可見獻詩陳志之一斑。

此外，獻詩之說，復有文獻可徵。《國語·周語上》邵公諫厲王曰：

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

事行而不悖。

《國語·晉語六》范文子戒趙文子：

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祆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按〈周語〉所謂「瞽獻曲，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士人傳語……。」〈晉語〉所謂「風聽臚言於市，辨祆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與《左傳》「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吻合無間。又，《尚書大傳》：

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鄭注：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今詩〈國風〉是也。）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註5〕

所言「貢正聲」，乃於天子巡守之時，獻詩於天子也，其言與〈王制〉合。而采詩獻詩之目的，實同歸而殊塗，或「補察其政」，或「官師相規」，或「以觀民風俗」，或「辨祆祥」。

以《詩經》之內容觀之，則國風、二雅多由采獻而言，其有諸侯獻其所采之詩於天子者，即諸侯之太師采民間之歌謠，由諸侯獻之天子，王朝有太師，見《周禮·春官》，諸侯亦有太師，如《論語·八佾》：「子語魯太師樂」《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其獻詩之方法，一則於述職之時，所謂「在列者」，一則天子巡守之時，所謂「貢正聲」、「太師陳詩」也。至若頌之來源，〈詩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康成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鄭樵《詩辨妄》云：「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蓋〈頌〉多爲祭祀廟樂或歌功頌德之樂章，其不必得諸采可知，然必爲王朝或魯、宋二國太師所作，亦可視爲「獻詩」之一種。

由上所述，《詩經》之來源，厥有二塗，采詩其一，獻詩其二，然既采之也，既獻之也，又如何而成垂傳至今之《詩經》？蓋《詩經》之編定整理，

〔註5〕通鑑前編帝舜條引。